








金文“麗”字补说*

李 森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提 要 “麗”是青铜器器名修饰语中的一个疑难字,对于此字的释读,历来争议不断,曾有释“殿、媚、飮、鬻、胥、祗、溜、寿、彻、列、延、侑、丽、酬、荐”等诸多说法。本文从形、音、义三方面出发,讨论了古文字中“丽”“麗”“隳”等字与“麗”的关系,认为金文中的“麗”与“隳”皆来源于“麗”字早期字形的分化,二字的本义分别为“附丽”与“偶俪”。铜器自名为“麗器”,表示成组、成套铜器的内部关系为“附丽”或“相伴”;“隳器”则用以提示器物的“成双”“成对”关系。“丽”“麗”“隳”“麗”曾是先秦时期共时使用并相互影响的一组字,秦代文字改革仅保留了“麗”字,而“麗”的多种词义本可由不同字来承担。

关键词 金文 麗 隳 隳

“麗”字于青铜器器名修饰语中常见,常作^①形,或不从丽,作“”“”“”^②等形,亦或从辵,作“”^③等形。关于此字的含义,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早期曾有释“殿”“媚”“飮”“鬻”“胥”“祗”“溜”“寿”“彻”等说法(参见吴振武,1990)。后来吴振武(1990)结合出土铜器的实际情况,指出“麗”的含义当与器物组合有关,是表示“列器”的器名修饰语。这一研究思路基本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如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世界文字资源库建设与研究”(22JZD033)阶段性成果。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罗卫东老师的悉心指导,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① 字形引自《铭图》04396 蔡侯鬯簋。本文所引金文字形皆来自吴镇烽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以下行文分别简称为《铭图》《铭续》《铭三》。





② 字形分别引自《铭图》04805 束仲豈父簋盖、02133 瘵鼎、02123 曾者子鞶鼎,《铭三》0459 曾公得簋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21)曾叔孙湛匕、《铭图》05166 有儿簋。

③ 字形分别引自《铭图》02469 王子午鼎器、02473 王子午鼎盖。

邓佩玲(2014)释“延”、李零(2020)释“丽”、邬可晶(2021)释“俦”等,均是考虑了对应铜器的实际数量与组合关系,但同时也有像马承源(1990:424)、黄锦前(2009)释“酬”,董珊(2012)释“荐”这样的他解。夏宸溥(2021:203-204,502-505)曾对铜器器名修饰语“鬻”字做过全面的梳理与集释,研究者可以参看。

在对比各家说法之后,我们认为李零(2020)释“鬻”为“丽”较为合理,且“鬻”与“麗”在字形方面还有更多可相系联的证据,因此本文将在释“丽”说的基础上,对“鬻”字的构形与释读作进一步的补充与讨论。

1. “丽”“麗”二字的关系

李零(2020)将金文中的“鬻”字与古文字中的“麗”“丽”二字进行比较,指出曾者子鼎“鬻”字作,出现年代较早,写法尤简,与取卢匜 (麗)字上部所从类似,当是“丽”字,“丽”在古文字中有 (陈丽子戈)、“𠂔” (《说文》“麗”字或体)等形体,而从双鬻的“鬻”字写法当由“丽”字繁化而来。李零将 (麗)形与“麗”字上部形体进行对比,这一思路相当具有启发性。

但在讨论“鬻”与“麗”的关系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丽”“麗”二字的关系进行说明,因为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尚有争议,且“丽”“麗”的字际关系对于解决“鬻”的释读具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依据现有研究成果^①,将“丽”“麗”二字的古文字字形罗列如下:

表 1.1 “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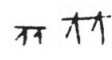









						
《合集》106 反、正	《屯南》810, 《合集》27938、 4338、31706	《铭图》17213、 17215 宜阳令 鄠諱戈	《上博7·君 人者何必安 哉》甲本简3	《说文》 “麗”字 或体	《集篆古文韵 海》4·15、 《古文四声韵》 4·14	《汗简》1·3、 《古文四声韵》 4·14

表 1.2 “丽”字

				
《铭图》16773 陈丽子戈	《郭店·六 德》简30	《清华10·四告》简2、《清 华5·汤处于汤丘》简13	《说文》“麗” 字古文	《集篆古文韵海》4·15、 4·15,《汗简》6·82,《古 文四声韵》4·14、4·14

^① 所参有秦永龙(1984)、何琳仪(2006)、白于蓝(参见钟馨,2011)、郭永秉(2012)、王子杨(2020)。







以上是古文字中“丽”字的字形,甲骨文“丽”象二正视或侧视的人形比并,突出人首,会骈丽之意。表 1.2 中字形稍有讹变,原来表示侧视人形的两画变得对称,或与上部表示人首的横画分离。

再来看古文字中“麗”的字形。

表 2.1 “麗”字

					
《辑佚》576、 《铭图》04920 听簋	《铭续》 0390 麗 于簋	《铭图》 02385 荆 子鼎	《铭图》05331、 05333 元年师旋簋, 《铭续》1140 彝卣	《铭图》 14961 取卢 享商匜	《铭图》05898 钟离 君柏簋甲、《铭续》 1017 钟离君柏钟、 《铭续》1248 徐子伯 卣此戈

表 2.2 “麗”字

					
《曾侯乙 墓》简 164	《清华 1·尹 诰》简 2、《清华 1·楚居》简 3	《古陶字汇》高 5·190、 秦 1467、《珍秦斋藏印 (秦印篇)》336	《古陶字汇》 高 5·193	《魏三 体石经 集录》 23·上	《汗简》 6·82

商代甲骨文、金文中的“麗”字为一突出双角之鹿形,以圈画或横画提示鹿角所在。何琳仪(2006:83)认为甲骨文“麗”本从“鹿”,从双“角”,会鹿角美丽之意,引申有“对偶”“旅(侣)行”等义。此说基本可从。西周时期的“麗”字,其上部形体颇为多变,但仍能窥见鹿角之形,此后则多作“丽”“辩”“两”等形,鹿角之形渐隐。

对于“丽”“麗”二字之间的关系,前人已有大量讨论。代表性观点如下:

(1)段玉裁(1981:471):“麗”其字本从丽,旅行之象也,后乃加鹿耳。

(2)孙诒让(2016:286-287):古文本有“丽”“麗”二字,“丽”从“比”从“从(两)”,会两两相比、旅行之意。

(3)林义光(2012:148):“丽”本义为“耦”,与“麗”不同字,“麗”字从鹿丽声,本义当为“华丽”。

(4)何琳仪(2006:83):“麗”的声符为“角”,“丽”是“麗”的简化,本是双“角”的讹变。

(5) 郭永秉(2012:79-80):“𠂔(丽)”是“丽耦”之“麗”的表意初文,本与“麗”字无关,春秋以后,部分“麗”字象特殊大角的部分被逐渐改造为“丽”声。







(6) 王子杨(2020:36):甲骨金文中的“丽(俪)”,由于跟“麗”音同或音近,在使用过程发生了合流,两种字形的通用至迟发生在西周初年。

(7) 李零(2020:55):小篆“麗”的双角像是从双鬲形的“丽”(鬲)字发展而来。

(8) 邬可晶(2021:11-12):鹿角俪偶,把“麗”字的“双角”改造成“丽(俪)”,应是兼取其音义;秦文字“麗”的上端或有作“二‘丙’/‘两’”形者,似是“丽(俪)”的“变形义化”。

以上观点中,郭永秉、王子杨、邬可晶三家之说较为合理,结合目前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丽”与“麗”的关系已基本可以厘清,即“丽”“麗”本为二字,后在使用中因音同或音近而发生合流,受此影响部分“麗”字上部被改造为与“丽”字相同或相关的形体,春秋之后,从鹿丽声的“麗”字最为常见,最终为《说文》小篆所本。具体字形的对应关系如下:

表 3 “麗”“丽”对比

麗	丽
	
	
	

以上介绍了古文字中“丽”与“麗”的字形关系,基本结论是:“丽”与早期“麗”字上部的鹿角形体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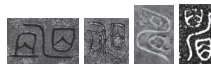


2. “鬲”与“麗”的关系

下面讨论古文字中“鬲”“麗”二字的关系。

李零(2020:54)已经指出“𠂔”与“𠂔”字上部所从的形体相近,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例,如果我们对比所有“鬲”与“麗”的古文字形体,就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例子。

青铜器器名修饰语“鬲”于《铭图》《铭续》《铭三》中凡 34 见。首先我们依据“𠂔”形笔画两侧部件形体的异同,将金文中“鬲(鬲)”的字形排列如下:

表4 “鬲”字

字形	出处	时代
	《铭图》04805 束仲盂父簋盖、《铭续》0404 束仲盂父簋	西晚、西晚或春早
	《铭图》05958 申公彭字簋、02133 瘠鼎、《铭三》0306 曾夫人媿鬲、曾叔孙湛匕 ^①	春早、春秋、春中、春中
	《铭图》05957 上都府簋、02347、02348 伯怡父鼎	春中、春晚
	《铭三》0459 曾公得簋盖、器、0310 曾仲壘鬲、《铭图》05166 有儿簋	春早、春中、春中
	《铭图》02133 曾者子饔鼎	春早
	《铭图》02469 王子午鼎器、02473 王子午鼎盖	春晚、春晚
	《铭图》01662 鄫子受鼎、02764 鄫子受鬲、12187 蔡侯鬲壶、04396 蔡侯鬲簋、03036 竞孙旗号鬲、《铭续》0178 竞之鬲鼎、《铭图》14075 蔡公子缶	春中、春中、春晚、春晚、春晚、春晚、战国

以上七类字形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归并为三类。

第一类,从“𠄎”“𠄏”“𠄐”“𠄑”等形。此类部件并非“鬲”字,这一点研究者已达成共识,金文“鬲”字并无此类画出双足的写法,即便是象形类的“鬲”字也只有画出三足的形体(参见陈英杰,2012)。这类部件形体上与“丙”字相近,故曾叔孙湛匕讹为“𠄎”形。此外,“𠄏”“𠄐”二形也当是上述形体的变体。

第二类,从“𠄒”“𠄓”等形。谢明文(2017:364)将这类部件隶定作“丙”,以为是表音成分。我们认为这可能只是偶然的同形。此类部件形体虽与第一类有异,但仍可以通过共有的“㇇”或“㇈”形笔画产生联系。“𠄒”形可能就是第一、二类“鬲”字所从部件的简省形体。

第三类,从“𠄔”“𠄕”等形。此类部件无疑是“鬲”字,鄫子受鬲铭文“鬲”字从“𠄔”,内部“羊”形明显,是“鬲”的省体,其省简模式与庚姬鬲(《铭图》02849)铭文“鬲”字作“𠄕”相同。

如果再结合表4的时代信息,可知前两类“鬲”字的写法出现时间较早,而从“鬲”

^① 该器器形及铭文拓片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21:147,155)。

之“鬻”则出现稍晚。

对于前两类“鬻”字所从部件为何,之前一直没有很好的解释,我们同意李零的意见,认为或许可以通过“鬻”“麗”二字的对比得到答案。试比较如下字形:

表 5 “鬻”“麗”对比

鬻	麗

“𧇧”在所有“鬻”字形体中出现的时间最早,其所从部件“𧇧”又作“𧇧”,而通过“鬻”“麗”字形的对比可知,这一形体实际上就是“鹿角形加一横画”,即“麗”字上部所从的两个相同部件,与“𧇧”同为西周晚期的“𧇧”字,其上部所从部件作“𧇧”“𧇧”二形,其中“𧇧”与“𧇧”形体基本一致。2011年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蒋寨村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荆子鼎,铭文“麗”字作“𧇧”,若截取上部鹿角形与下部连接的部分线条,可获得“𧇧”“𧇧”二形,其中“𧇧”形倒视则为“𧇧”,亦与“𧇧”形基本无异。另外,西周晚期的散氏盘(《铭图》14542)载有一“𧇧(缕)”字,其所从之角即作“𧇧”形。所以,“𧇧”字所从的“𧇧”“𧇧”,就是取自早期“麗”字上部所从的部件。值得注意的是,“𧇧”“𧇧”“𧇧”三形相似,但较其相对的共同部件都有形体上的变化,这当是一种“部件避复”的现象,在古文字中,一些含有相同部件的字会发生这种书写上的变化,如“𧇧”(丧)“𧇧”(辨)^①等。

与“𧇧”形体相近的“𧇧”字,其所从的“𧇧”“𧇧”二形,则是由“𧇧”形下加一“人”形折笔而成的,进而写作“𧇧”形,这类形体中的“𧇧”形实际上是早期“麗”字上部角形内部的纹理,待到讹作“𧇧”“𧇧”“𧇧”等形,纹理之象已不复存在,而与“鬻”字整体外形相似。至于“𧇧”“𧇧”等形,则可能又是选取“鹿角纹理”这一特征进而简化、改造的结果。

除上述字形外,“鬻”“鬻”二字所从的“𧇧”“𧇧”二形也与秦代文字中“麗”的

① 字形分别引自《铭图》02272 易鼎、13344 作册虢卣。

上部形体存在对应关系,尽管这里的“鬻”“麗”已不属同一时代,但仍能说明二字在演变上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鬻”与“麗”在彼此的发展脉络中,有诸多节点可相对应,那么二字在字形方面的紧密联系便是毋庸置疑的。

语音方面,春秋以后的“鬻”字,所从部件已大多变形音化为“鬻”。“鬻”上古音属来母锡部,“麗”是来母支部字,“鬻”“麗”声母相同,韵母是严格的阴入对转关系,古音相近。传世文献中的“鬻”“麗”二声系字可与“秣”声字通假,《史记·滑稽列传》:“桐历为棺。”《索隐》:“历即釜鬻也。”《吕氏春秋·顺民》:“酈其手。”《论衡·感虚》作“麗其手”(参见王辉,2008:56)。这又是“鬻”“麗”音近的文献证据。

词义方面,李零(2020)结合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指出“丽(鬻)”为“伉俪”“骈俪”之义,是“成双成对”的意思,这一含义与大部分器名修饰语为“鬻”的铜器所见数目相合,但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邬可晶(2021:1-7)在李零之后又做了更细致的“鬻器”^①数目分析,并将这些器物分为“偶数或成对者”“奇数但器盖相配或与他器配合使用者”“奇数而无盖或无他器相配者以及情况不明者”三类,其中第二、三类便不符合“成双成对”之义。我们认为仅存一件的“鬻器”,似乎还不能否定释“鬻”为“骈俪”的说法,因为还没有办法通过单独出土或单件流传的铜器,来确定该器在铸造和使用上的原始组合关系,因此邬可晶提到的单件铜器,不能作为考察“鬻”字含义的基础。在排除这些单件器之后,剩下的“鬻器”便主要是“成对”“成组”“相配”三类,其中,奇数组器,李零(2021:54)已经说明,如楚系列鼎,整体上是两两成对而有余奇,所以这里需要讨论的便是两件以上的“偶数组器”与“相配鬻器”。对于偶数组器,邬可晶(2021:9)指出,其内部的“成双成对”关系并不明确,这是有道理的。而“相配鬻器”,目前所见基本为单件,其原始组合关系难以复原,曾叔孙湛匕是近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枣树林 M110 春秋曾国墓地的“鬻器”,出土时虽仅有一件,但与铅锡鬻配合使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21:147),这种相配关系较为明确,付强(2020;2021)认为该匕是“陪器”,但此意于他器难通。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鬻”的含义可能不是特指“成双成对”,而应是较为广泛的“附丽”“相伴”之义,这也是文献中“麗”的常见用义。如:

- (1)《易经·离卦》:“离,麗也。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
- (2)《礼记·王制》:“邮罚麗于事。”郑玄注:“麗,附也。”
- (3)《后汉书·张衡传》:“夫战国交争,戎车竞驱,君若缀旒,人无所麗。”
- (4)《清华简(捌)·天下之道》简5:“一曰戾其修以鬻(麗)其众。”整理者注:“鬻,

^① 邬可晶(2021)释此字为“俦”。下文以“鬻器”指代器名修饰语为“鬻”的铜器。

从系，麗声，读为‘麗’，训为‘附’。”（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2018:156）

（5）《说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

《说文》所谓“旅行”即为“成群”“相伴”而行，而不是仅指二鹿并行。

“附丽”可以是个相对的概念，有时未必需分主次，“鬻”字中的“亅”形构件，可能就是表达“附丽”的含义，段玉裁（1981:471）云：“两相附则为麗。《易》曰‘离，麗也。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是其义也。麗则有耦可观，爻部曰‘麗尔，犹靡麗也’，是其义也。两而介其间曰麗，离卦之一阴麗二阳是也。”“亅”形即为“两而介其间”^①。黄易青（2007:190-191）指出：“在认识上，凡对当、对称、相遇，即是表面或顶点相接处相连属。”这类例子有“鬻”“偶”“旅”“葍”等。但若仅表示对偶义，实际上是没必要添加“亅”形的，而“亅”又是“鬻”字核心不变的构件（参夏宸溥，2021:206），因此我们认为“亅”在“鬻”的构形中应当具有一定的意义，且以此与“偶俪”之“俪”形成区别。

再结合上文对“麗”“鬻”关系的分析可知，“鬻”当是一个由“麗”分化、改造而来的专门表示“附丽”义的字，“鬻器”即指相配、相伴使用的器。从已有资料来看，“鬻器”除一件叔孙湛匕外，其余器类为鼎、簋、鬲、簠、壶、缶，这些类别的铜器常以成对或成组的形式出现，如目前所见的非单件“鬻器”曾公得簋（2件）、有儿簋（4件）、蔡侯鬻簋（8件）、申公彭宇簋（2件）、蔡侯鬻壶（2件）等，其组合形式便是如此。另外，“鬻”还是一个具有楚系地域特点的器名修饰语，对于考察先秦时期楚国礼器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刘彬徽（1995:516）曾指出中原鼎制与楚系鼎制的差异，即“中原地区的周制列鼎序列的大小按单件依次递减，楚国地区的楚制列鼎序列的大小按双件（对鼎）递减。”使用偶数铜器是楚地的传统，这一特点在出土的非鼎类器组合中也可可见一斑，可以说“鬻器”的非单件属性正是楚系国家特殊器用制度的体现。

另需说明的是，邬可晶（2021:18）曾释“鬻”为“俦”，解为“匹合”“伴侣”，这个意义实际上和“附丽”是相近的，但他认为“鬻”是“鬻”的繁化，则有待商榷。“鬻”及从“鬻”之字在古文字中颇为常见，构形明确简单，当没有繁化的必要，且由固定的“口”形繁化为不固定的“𠂔”“𠂕”“𠂖”“𠂗”等形，也不符合文字演变的规律，这些形体与“口”形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将结构相似的二字简单混同。我们已经指出了“鬻”字所从之“鬻”的演变脉络，从形变到音化，各个环节紧密相扣，并无不适，相比释“鬻”之说更为合理。

^① 此处参考了李零（2020:55）的观点。

3. 其他与“鬻”字相关的金文用字

下面再顺带讨论两个金文中与“鬻”相关的字。

“𠄎”，或作“𠄎”，见于清末出土的虢叔旅钟^①，关于此字的释读多有争议，但将此二形与上述“鬻”字形体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邬可晶(2021:9)指出“𠄎”“𠄎”与“鬻”当为一字异体，“水”形有可能是“亅”形的繁化，这是相当正确的意见。至于原因，我们认为“亅”形繁化为“水”形可能是受到“𠄎(涉)”^②字一类形体影响而产生的类化，“水”与“鬻”在意义上并无联系。虢叔旅钟铭文“鬻御于天子”，“鬻御”连言，是伴随侍奉的意思，“鬻”字读为“附丽”之“麗”，正切合文意^③。

值得一提的是，商周铜器铭文中的“麗”(邇)^④字也常有作动词的用法，如：

(1) 听簋：“辛巳，王饮多亚。听享，京邇，赐贝二朋。”

(2) 尹光鼎：“王飨酒，尹光邇，唯格，赏贝。”

(3) 陶觥：“癸亥，小臣晡赐伯工王，作册毳友小夫麗。”

(4) 荆子鼎：“己未，王赏多邦伯，荆子麗。”

(5) 保员簋：“己卯，公在虜，保员邇，辟公赐保员金车。”^⑤

已有学者指出上述“麗”字可解读为“并行”“配合”“伴随”等义，如于省吾(1998:288)认为听簋、尹光鼎之“麗”谓“佐匹侑酒者”；张光裕(1991:651)读尹光鼎、保员簋之“麗”为“侑”，认为有“并行”“襄助”之义；马承源(1992:152)释保员簋“麗”为“附丽”，意为“亲附不离”；朱凤瀚(2015:136-137)指出陶觥、听簋、尹光鼎之“麗”可径读作“附丽”之“丽”，作动词时可理解为“伴侍”“配合”“辅助”义；付强(2020)则将上述“麗”字统一解读为“一起”之义。

我们结合对“鬻”“麗”二字关系的分析以及虢叔旅钟铭文“鬻御”一词的解读可知，马承源和朱凤瀚的说法是相当有道理的，“麗”当可直接释为“附丽”，所以金文“鬻”“麗”二字在作动词时，所表之意也是相同的。

“𠄎”，或作“𠄎”，见于两件西周晚期的同铭射壶(《铭图》12443、12444)，在铭文中作器名修饰语。此字《铭图》隶定为“隄”，《通鉴》括注读“麗”^⑥。朱凤瀚

① 虢叔旅钟《铭图》共著录七件，五件有此字，此二形为其中较为清晰者，字形引自《铭图》15585 虢叔旅钟乙、15589 虢叔旅钟己。

② 字形引自《铭图》05309 佃生簋。











③ 此处参考了邬可晶(2021:9)的观点。









④ 本段以“麗”字代替下列辞例中的“麗”和“邇”。

⑤ 上引诸器分别为《铭图》04920、02312，《铭续》0893，《铭图》02385、05202。

⑥ 见吴镇烽《商周金文资料通鉴》(4.0版)，此处简称《通鉴》。

(2010:226)释“隳”,读为“再”,认为是表“一双”“一对”之意,“隳”加阜旁,当是提示礼器之尊贵。查飞能(2019:281)从之。黄锦前(2016)认为此字从甹得声,读作“尊”(转引自韩胜伟,2018)。韩胜伟(2018:24-26)释为“隳”,认为“隳”是“麗”的异体,当训“偶”“两”。

按,此字第一个字形作“”,结合朱凤瀚(2010)公布的射壶铭文照片可知,此字形右侧上下形体相似,当严式隶定为两个“再”字,但“隳”字实与“再”的音义无关,韩胜伟(2018:25)将“”“”与“麗”“丽”比对,指出“”“”本是双“角”的讹变,这是很正确的。但他所举的例子并没有提到西周时期的“”“”两个字形,其实“”才是与“”“”最为接近的形体,且出现时代相近。



至于“隳”^①字,我们认为它和“隳”字一样,也是一个由“麗”分化而来的字,其词义当为“偶俪”。首先,“”字所从之“”即两个“鹿角形加一横画”,其与“麗”的关系显而易见,这点可与“隳”字类比,“”的上下部件相同,可会“偶俪”之意,至于从阜,当按朱凤瀚(2010:226)所言,有提示礼器尊贵之意。其次,射壶在组合上属于典型的成对礼器,自名为“隳壶”即用来说明两件器的“偶俪”关系。最后,“隳”与甲骨文中表“偶俪”意的“丽(俪)”^②字在字形上也存在一定联系,“”字右侧上部形体“”(元)很有可能就是取自“”字,这种形体的“丽”传抄古文作“”,将“再”形替换为“”(元),当是出于避复的考虑。当然也不排除是音化的可能,郭永秉(2012:80-81)指出:“‘麗’‘元’韵部有歌元对转的关系,声母则分别是来母和疑母,它们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比如‘乐’字就有来母、疑母两读。)”上古音支、歌二部关系密切,“麗”字归属或有不同,因此该说亦可备参考。

4. 结语

综上所述,“隳”“隳”二字是由“麗”的早期形体分化而来的,分别是表示“附丽”和“偶俪”义的两个字,对应的铜器自名“隳器”和“隳器”分别表示铜器的“附丽”与“成对”关系。后世文献中“麗”字的多种含义原本可由“麗”“丽”“隳”“隳”等字承担,这些字在先秦时期曾共时使用并相互影响,但在秦代书同文字的改革中,后三者皆被“麗”字所取代。

参考文献

[清]段玉裁 1981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① 下文以此隶定字形代指金文“”“”二形。

② 甲骨文中“丽”的词义分析参见王子杨(2020)。

- [清]孙诒让 2016 《契文举例 名原》，中华书局。
- 陈英杰 2012 《谈金文中一种长期被误释的象形“甗”字——兼论“鬲”“甗”的形体结构》，《简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董 珊 2012 《竞孙鬲、壶铭文再考》，<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882,06-04>。
- 邓佩玲 2014 《铜器器名修饰语“鬻”字试释——兼谈“延钟、反钟”等辞》，《古文字研究》（第30辑），中华书局。
- 付 强 2020 《金文“麗”字补证》，古文字强刊（微信公众号），11-02。
- 付 强 2021 《说湖北枣树林曾国墓地 M110 出土的青铜匕》，古文字强刊（微信公众号），04-16。
- 郭永秉 2012 《补说“麗”、“瑟”的会通——从〈君人者何必安哉〉的“沅”字说起》，《中国文字》（新38期），台北艺文印书馆。
- 何琳仪 2006 《说麗》，《殷都学刊》第1期。
- 黄易青 2007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商务印书馆。
- 黄锦前 2016 《射壶的年代与史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十一届年会散论文集》，北京。
- 韩胜伟 2018 《释射壶中的“鬻”字》，《中国文字研究》（第2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21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 81 与 110 号墓发掘》，《考古学报》第1期。
- 刘彬徽 1995 《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 林义光 2012 《文源》，中西书局。
-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著） 201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西书局。
- 李 零 2020 《丽器考》，《青铜器与金文》（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马承源（主编） 1990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4卷），文物出版社。
- 马承源 1992 《新获西周青铜器研究二则》，《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秦永龙 1984 《释“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吴振武 1990 《释“鬻”》，《文物研究》第6期。
- 王 辉 2008 《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
- 王子杨 2020 《甲骨文金文旧释“競”的部分字当改释为“丽”》，《出土文献》第1期。
- 郇可晶 2021 《金文“俦器”考》，《“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论坛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
- 吴镇烽（编著） 2012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简称为《铭图》）。
- 吴镇烽（编著） 2016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简称为《铭续》）。
- 吴镇烽（编著） 2020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简称为《铭三》）。
- 谢明文 2017 《竞之鬻鼎考释》，《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下转 54 页）